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五十二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十

甲五月明福王由崧立于南京  
申是年福王仍稱崇禎十七年

臣等謹按甲申三月莊烈殉國明社已墟福王偏  
立江寧逾歲就滅一線苟延愍淫無度前恭纂輯

覽時特奉

諭旨用分注之例存其紀年茲輯三編于甲申五月後

附福王事一遵

聖訓所指以冀有合筆削謹嚴之至意云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五月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于南京

續通鑑綱目于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陷縞衣發喪南京文武大臣議立君討賊而福王由崧潞王常芳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盧福王立或追怨故書及挺擊移宮等案若潞王立則無此後患且可邇援立之官以圖長享富貴是時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其間往來游說者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縉祚禮部員外郎周鍾慎言曰廣等且移牒可法曰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為神宗姪賢明當立可法亦以為然由浦口遂還南

五月以前明之  
正統雖未亡而  
明之偏安已不  
保故用元順帝  
十五年以後之  
例書明以別之  
然固不如續綱  
目之左袒也

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皆庸欲立之潛與阮  
大鍼計議主立福王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  
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意公致書于史  
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意決甲申守備南京魏  
國公徐宏基等戶部尚書高宏圖等南京守備太監  
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  
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指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語  
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重兵于外與諸將  
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壯勢甚張諸大臣乃不敢言  
可法亦不得已乃定立福王時文武官俱集內官宅  
韓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怒遽請祭告奉先  
殿而後行越日至奉先殿以福王名告諸勲臣語侵  
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懾曰廣乙酉迎王  
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王素服角帶哭五  
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於內守脩府羣臣  
入朝王色報欲避可法曰王無避宜正受既朝議戰



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  
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  
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  
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  
退又明日質實

浦口在江浦縣東三十里由江北渡  
江南處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

外福王名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  
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潞王名常洵穆宗孫潞簡  
王翊鏐之子翊鏐薨常洵嗣封呂大器後擁桂王監  
國卒于軍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後乞休以山西陷  
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背死姜曰  
廣字居之新建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確  
雷縉祚周鏞以異議為朱統鑲所劾賜自盡劉孔昭  
基十二世孫徐宏基達十世孫高宏圖字研文膠州  
人後乞歸寓會稽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死本  
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直李沾松江華亭人本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並為東閣大學士八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衆舉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而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勲臣無入閣例折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無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則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仍以曰廣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

曰偽命曰褒恤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皆納之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徐石麒為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時宗周聞京師陷方召募義旅討賊及召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日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皆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餓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于流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

重則收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至于偽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流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却兵權于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

海師不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  
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罷廢諸  
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  
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鵲突執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  
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  
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中外為悚動而石麒麟亦陳奏七事曰省庶官慎破格  
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所言皆切時  
政又起黃道周為吏部左侍郎令兵部尚書張國維  
以原官回任協理京營戎政先是莊烈帝令國維赴  
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

**質實**

鄭三俊初為吏部  
尚書莊烈帝下詔

求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  
法馮元鵬陳士奇四人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  
周獲嚴譴三俊皆懇救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  
曹悉廩廩大僚缺官三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

復用徐石麒獲罪率同官合疏乞留後以與吳昌時  
謀出言官事為言官所詆三俊乞休致仕國亡後家  
居十年卒劉宗周初為左都御史以奏姜埰熊開元  
不當下錦衣衛獄當付法司帝怒其偏黨削職至是  
福王立起用後南都亡杭州亦失守宗周赴水不死  
絕食卒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介徐石麒初  
為刑部侍郎以奏斬陳新甲失誤軍機為新甲黨所  
銜怒及擢本部尚書以中官王裕民坐劉元斌黨帝  
欲殺裕民石麒祇議戍帝怒其失出及宗周救姜埰  
熊開元奪職石麒疏留不納下刑部定罪石麒又據  
原詞擬開元贖徒埰謫戍不復鞫訊帝怒遂落職至  
是福王立起用尋又罷歸後

大兵定嘉興石麒自經死妻孫氏赴水死 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忠懿黃道周崇禎中劾楊嗣昌等召  
對平臺反覆抗論坐謫戍南都亡見唐王請募兵江  
西得義旅九千餘人出徽州遇

大兵戰敗被執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  
端張國維巡撫應天總督河道有禦患治河功南都  
破請魯王監國紹興後江上師潰還守東陽國維知  
執不支作絕命詞赴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  
謚忠  
敏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  
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  
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  
不備設以杜密告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  
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福王七不可書奏  
之王且令高傑劉澤清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  
覬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于是加可法

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命便宜行事  
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仍稱崇  
禎十七年以明年為弘光元年癸卯士英即入閣佐  
理仍掌兵部尚書事己己可法陞辭請以總兵劉肇  
基子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等隨征從之可法  
起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  
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曰陛下踐祚初祇謁  
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萬  
葉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  
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  
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膚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馭  
朽何以忽遺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  
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  
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  
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  
未可保也王嘉荅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



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尚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質實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金聲桓字虎

夫遼東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

領之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殉始終殊有足觀若高傑攻城掠民膺公閭而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與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

行同寇賊以史  
可法之鉅鉅倭  
倭為其素所心  
憚正當乘此變  
色汗背時一一  
聲罪切責折其  
驕蹇之萌且爾  
時三鎮帖然聽  
命傑即無狀未  
敢遽行稱亂也  
乃一意坦懷相  
與不惟不知感  
恩轉令心生易  
視良由明季陋  
習專尚調停推  
其末流賢者不

村廂婦女民惡之知府馬鳴驤推官湯來賀堅守月  
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  
悟為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啓門以通薪而守城  
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  
通傑遂遇害既而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  
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  
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抵坎十  
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  
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  
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又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  
然為具疏乞其衆瓜州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  
時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慰四鎮且發萬金犒  
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獎王室諸將嫌  
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將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  
軍務時分鎮各加封邊將多不平袁繼咸遂自九江  
鎮所入朝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

免彼萬元吉之  
齋金出囑用博  
還官又無論矣  
語云一木難支  
況大厦已傾之  
後庸有冀乎

勅跋扈而封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奈何繼成曰  
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欲往輔臣史  
可法願往繼成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收人心尤宜  
以紀綱肅衆志乞振精神申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  
無事臣雖鴛願奉六龍為澶淵之舉王有難色固請  
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  
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  
當星馳回鎮許之熊汝霖自福建召還亦上疏曰臣  
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  
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  
毅然杜絕一雪此恥今乃懲淮陽何也況一鎮之餉  
多至六十萬孰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  
河以杜閑屯設府曾與突質黃得功開原衛人其  
之內而還以藩籬視之質先合肥人馬鳴騷質  
城人湯來賀南豐人鄭元勳歙縣人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入祠萬元吉後為兵部尚書守贛州城城陷

投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袁繼咸字  
季通宜春人熊汝霖後從魯王至海外投水死 本  
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

###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昇其子夢庚平賊將  
軍印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  
玉乃條月日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  
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急  
請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盧鼎言開讀如禮  
諸將尚洶洶以江南自立君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  
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  
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  
將噉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  
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

王爵為侯廕一子錦衣千戶漢江以上流之事專委  
良王制書到楚而良王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  
門良王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  
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王善南都倚為  
屏蔽時良王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  
營為降軍每春秋肆兵武昌諸山一山懺一色山谷  
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  
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強不及良王遠甚然良  
王自朱仙鎮之敗精銳畧盡其後歸者多為合軍容  
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王亦老且病無出兵  
意質實朱仙鎮之敗開封圍急良王赴援次朱仙鎮  
矣見賊執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事見  
莊烈帝十五年七月正紀良王所  
置官名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

明分置應天蘓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初彪佳為蘇松巡撫時  
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  
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  
外郎湯有慶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  
家毀其三代四棺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  
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州跋扈甚彪佳冠期  
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未必來彪佳携數卒衝  
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  
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數日傑聞人多矣如  
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  
別質實

初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後杭州破給家  
人先寢投水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忠惠宋學顯吳縣  
人湯有慶長洲人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之龍與士英比質實趙之龍永樂功  
令督京營戎政臣龔八世孫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振飛初授御史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  
喪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賊愈急有事急而無事  
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  
內輕嚴于小而寬于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  
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繼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  
巡撫淮揚賊陷山西振飛遣將金聲桓等十七人分  
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沐陽且剿練鄉兵犒以  
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福周路崇四王避賊同日  
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南下振飛悉接  
之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進  
士武懷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軍  
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懷走學禮竿弼周

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礮之縛懷狗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亦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怒時山東郡縣已歸我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質實

呂弼周鄒平人武懷

涇陽人田仰廬陵人

##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諡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曰恭皇



帝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雖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建文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通等為王並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王永王曰悼是時朝廷大議多出高宏圖手趙之龍欲傾高宏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又尋恭皇帝為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

## 明召阮大鍼陞見

大鍼名掛逆案失職久廢鬱鬱不得志流寇偏皖大鍼避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覲以邊才召

顧杲楊廷樞沈士柱黃宗義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士  
方聚講南京惡大鉞甚作留都防亂捐逐之大鉞懼  
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周延儒內召大鉞嘗  
要之維揚且以士英屬延儒許之會鳳陽總督高斗  
先以失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衮薦士英才延儒從  
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廬鳳等處軍務及福  
王立士英秉政招權固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曰  
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  
士英必欲起大鉞因薦大鉞知兵初大鉞在南京與  
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鉞  
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為貴妃福  
王者俾備言于王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便極口稱  
大鉞才士英亦言大鉞役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自  
其附璫贊導無實遂命大鉞冠帶陞見大鉞乃上守  
江策曰聯絡曰控扼曰進取曰策應且自白孤忠被  
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先斗又指大中為大逆于

是大學士姜曰廣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  
調和今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  
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成故帝  
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怨恫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  
惜哉維新乃有此舉臣所守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  
千秋之公議而已侍郎呂大器疏言先帝骨肉未寒  
爰書儼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視陛下何如主士  
英為大鉞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益募宗室統鑰建安  
王統縷等連疏交攻而以大學士高宏圖為御史時  
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言  
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給事中羅萬象疏言  
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不知兵者然大鉞實未  
知兵伏望許其陞見以慰輔臣延攬之意禁其復用  
以杜邪人覬覦之端應天府丞郭維經疏言逆案先  
帝手定今將修實錄若此案不書恐在天英靈必有  
遺憾若書之而今日起用大鉞與前案遠異非陛下

所以待先帝並非輔臣所以待陛下也大理寺丞詹  
兆恒疏言逆案諸臣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  
不可移陛下駐蹕龍江時痛先帝異變對羣臣哭百  
姓聞之莫不灑泣捶胸願雪國恥近聞山東河南士  
紳皆白衣白冠呼籲先帝驅殺偽官各守險阻以拒  
閹獻餘黨此誠先帝德澤在人也今梓宮抔土未乾  
太子二王安在國讐未報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  
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懷遠侯常巡齡太  
僕寺少卿萬元吉等亦各疏諫乃命取逆案進覽兆  
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于是切責  
萬象等宏圖復請下  
**質實**  
人沈士柱蕪湖人黃宗義  
九卿會議亦不聽  
餘姚人萬泰鄞縣人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詹  
兆恒廣信永豐人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朱  
統嶺新  
建人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姓前尚書鄭三俊  
王命召姓陞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  
之龍犀詎于廷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徹殿陛給  
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姓素有清望安得指  
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  
臣鬻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  
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  
難懷二心乞寢姓陞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  
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肯膺封爵者四鎮也  
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  
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  
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妄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  
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  
諸臣慟哭喧呼減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

江左雖處下游  
未始不可擬于  
南宋臨安之局  
第建炎時有張  
韓劉岳諸人力  
足勉圖匡濟是  
以執同累卵而  
半壁猶可支持

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宏圖等  
亦以不能輯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姓亦竟  
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  
未復卿亦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  
湖宣城間至國亡後  
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張慎言雷縯祚言欲立  
潞王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  
大器以異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  
硯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沅大鉞中樞其子  
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復行陣授總戎嫺姪越其  
杰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撫仕亂名器夫吳姓  
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  
人之歸士英大鉞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和慝終

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憚然尾大不狎抑且互相傾軋遙制朝權雖又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尤甚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誼日冰而淪胥莫挽矣

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縝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鄒之麟張孫振等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命大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踪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部御史而張捷亦以附士英大鉞得為吏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是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省故輔周延儒助餉賊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挈訪追贓又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本朝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命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潛謀輸款矣我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澤清頗涉文藝好吟咏嘗召客

飲酒倡和幕中嘗兩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甌可容三升許呼猿捧酒跪送客猿捧甚客戰掉逡巡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耶取因撲死階下刖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飲嚼顏色自若

**質實**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

振霍山人

## 明鎮江兵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永綬等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江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江兵又擊傷鎮江兵馬鎮江兵與相門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卞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勅治四將罪調恤



被難家  
民大悅

###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敢言亦足禱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萬一無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為奸遂挾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執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重賄為題授叅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懇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遂為公天下將議上負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勞主上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

背恩為泣留之  
計國事至此宦  
寺與閹臣把持  
朝局尚牢不可  
破誰為亂階易  
曰履霜堅冰非  
一朝一夕之故  
其能無太息痛  
恨于貽謀之不  
善耶

復以他事奪澍官尋以朱盛濃言逮澍澍與良玉謀  
陰諷將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表繼咸為  
留江漕十萬石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  
依仗澍為言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  
良玉與士英質實以他事奪澍官故都督掌錦衣衛  
由此有隙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  
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斬黃僑削籍逃  
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遂復僑官削澍  
職尋以朱盛濃言澍當逮遂逮澍  
周文江麻城人朱盛濃楚府中尉

###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應俊本韋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常負行以免于  
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  
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  
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入海居于紹興  
號魯監國 本朝順治三年六月  
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  
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  
舟山八年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兵部尚書張煌  
言初奉表迎以海至紹興復從入海

大兵獲于舟山後執至杭州諭降不從死鄭芝龍子鄭  
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  
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其  
時同殉節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鍾靈吏  
部侍郎朱永佑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又  
有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

養時戶部主事林英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

蘇北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等亦

不下數十人按以海監國起庶子余煌禮部右侍郎再起戶部尚書皆不就明年王以武將橫甚拜煌兵

部尚書始受命時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執垂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

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

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先烈未昭時以為至言及大兵過江王航海煌赴水死陳函輝當北都陷誓衆倡

義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事敗歸魯王擢為禮部右侍郎從王航海已

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投水死張肯堂初從唐王王敗死肯堂飄泊海外後至舟山魯王用為東

閣大學士王航海實實魯王以海荒王檀九世孫方肯堂賦詩自經死山在福建福州府南七十里

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鉅府一百二十里澳有三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

總兵駐此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忠穆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

上叔臨海人李向中鍾祥人董志寧鄞縣人本朝

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節張煌言鄞縣人吳鍾巒

字巒稚武進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烈

朱永佑字爰啓上海人劉世勛上元人張名揚江寧

人王朝相里系無考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

烈愍鄭遵儉會稽人朱養時江陰人林瑛福建人江

用楫蘇州人董元會稽人朱萬年福建人顧珍長洲

人李開國臨山衛人顧宗堯長洲人蘇兆人蘇州人

戴仲明鄞縣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

顧明楫順天人林世英福建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年俱追  
予入祠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圯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  
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反柩葬請  
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右都督  
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圯聯  
絡閩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  
甲通使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衄為懋第劾罷及  
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  
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官二  
王蹤跡臣既充使執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

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  
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  
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  
命北行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  
王永吉命仍遵前諭懋第頻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  
請以辭閣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為心膽  
高皇之方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  
殘黎則念河圯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時時整頓士  
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  
能畫江而安衆聽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  
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永吉總督山東軍務命永  
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  
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  
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命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  
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

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  
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  
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  
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  
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矣來謂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  
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祖游擊王一斌都司  
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 質實 王  
吉高郵州人左懋第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  
貞陳用極崑山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節  
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上  
元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節愍

###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



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

關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

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

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

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帥兵

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畧非能久下人者

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

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眾俱解體至是自成復遁歸

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掠保寧張獻

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強很自用偽尚書

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模官民質實張第

生疎即模斬民盜一難者死西人大警懼質實元汾

陽人耿始

然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轉陞倖門為阮大鍼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為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鍼故亦以中旨

質實

張有譽  
江陰人

明釋高牆宗罪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閏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

四府為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撫按進芝龍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寅堂為兵部尚書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芝龍議簡戰守兵二十餘萬計餉不支其半請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聿鍵屢促芝龍出兵輒以餉訕辭久之芝龍知眾論不平乃請以鴻逵出浙東彩出江西各擁兵數千號數萬既行託候餉皆行百里而還先是黃道周知芝龍無意出師自請行從廣信出衢州道至婺源過我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時李自成兵敗走死其兄子李錦帥眾降于湖廣總督何騰蛟一時增兵十餘萬侍郎楊廷麟起兵復吉安臨江于是廷麟第請聿鍵出江右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鍾寶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大喜授寶給事中遣觀生先行募兵先是靖江王嘉享僭稱監國不

奉聿健命為巡撫瞿式耜所擒以捷聞而魯王以海  
又稱監國于紹興拒聿健使者故聿健決意出江西  
湖廣十二月發福州駐建寧廣東布政湯來賀運餉  
十萬由海道至明年二月駐延平時我  
大清遣洪承疇黃熙久招撫江南福建芝龍密遣使輸  
款會都督陳謙奉魯王使命至稱皇叔父不稱陛下  
聿健怒下謙于獄芝龍與謙有舊疏救不聽竟殺謙  
芝龍遂懷去意三月我

大清兵取吉安撫州圍楊廷麟于贛州尚書郭維經出  
閩募兵援贛是月魯王遣使來聘聿健報以書略言  
吾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取浙東所  
用職官盡列朝籍何分彼此又遣都御史陸清原齎  
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盡  
奪其餉殺御史陸清原且出檄數聿健罪聿健益蹙  
六月我

大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閩中大震芝龍假言海

寇至撤兵回安平鎮航海去守閩將士皆隨之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我

大兵抵閩閩守蒲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馬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

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龍投于

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其前後殉節者又有

巡撫卬祖德推官溫璜都督蔣若來總兵周之藩尚書總理軍務郭維經兵部左侍郎詹兆恒罷居大學

士傅冠巡撫推官吳應箕都御史王瑞枬張鍇職方司主事王之栻大學士楊廷麟巡撫楊文薦提督陳

泰來給事中楊廷樞大學士朱大典總兵張鵬翼監軍道副使孫臨推官江天一中書夏完淳等皆捐軀

目質實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福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巔為浙閩通衢九

瀧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蘇觀生字  
宇林東莞人鍾寶仁和人陳謙武進人殉節者鄭為  
虹字天玉江都人邱祖德成都人罷官流寓寧國舉  
兵應金聲兵敗執之不降死溫璜烏程人練徽州民  
兵為保障計城破刃妻茅氏及女自刎死蔣若來長  
洲人守金華援絕巷戰經日力盡自刎死周之藩井  
研人衛主巷戰矢集身而死郭維經里系詳前率師  
援贛州城破入寺自焚死詹兆恒里系詳前唐王命  
佐黃道周守廣信尋攻開化兵敗死于陣傅冠進賢  
人崇禎時入閩罷職歸唐王時起用督師江西尋致  
仕

大兵下福建執之不降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  
諡忠烈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金聲南郡破保徽州  
通表唐王為

大兵間道執至江寧不降死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  
聲屯師泥灣諭降不從死王瑞楫永嘉人福王時極

陳有司虐政唐王召入閩後歸溫州城破自經死陸清原平湖人唐王命犒軍江上

大兵渡江投江死王之棧武進人唐王命宣諭江上遇大兵執之不降死楊廷麟清江人唐王命督師贛州援絕糧盡投水死楊文薦京山人守贛州城破執之送南昌絕粒死陳泰來南昌人戰撫州兵敗死楊廷樞里系詳前國亡隱山中久之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大兵所執殺之泗州寺

忠節黃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朱大典金華人福王命督江上軍福王就執走杭州守金華城破闔門死張鵬翼諸登人守衢州城破執之不屈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烈愍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馬思禮福建長樂人孫臨桐城人監楊文驄軍兵敗執之不降死江天一歙縣人金聲門人與聲舉兵被執不降死夏完淳華亭人允彝字亦執送江寧不屈死本朝乾

隆四十一年  
俱追諡節愍

# 明募兵雲南

遣使往雲南募兵時廣西巡撫方振孺松江知府陳亨等各捐餉募兵入衛建陽縣知縣蔣芬造火器募勇士勤王疏言倘邀天倖迅掃流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斷脰決腹瞑目地下以報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以無負臣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

# 明起張正宸為吏科都給事中

正宸出周延儒門不肯阿附初以救李日暄請戍至是復召正宸痛舉朝無復讐心上疏曰兩月以來大吏秉樞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遁矣不聞勸駕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



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偽官為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進討是廟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又何不編素親率六師駐蹕淮上豈必冒矢石履行陣哉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奮百倍矣陛下欲赫然為中興令主嚴飭大臣速簡爾車徒備爾芻糗選爾將帥脩爾戈矛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大矣不患無人應運而出也時起用張捷鄒之麟張孫振阮大鍼輩正宸並疏諫不納尋改大理寺丞正宸請假歸後賢實正宸字羽魯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為僧侯會稽人

明以陳子龍為兵科給事中

子龍上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  
今入國門兩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  
中痛飲夏屋之內臣不知所終也其始皆起於姑息  
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莫不因循臣甚為之寒心  
也疏入不聽明年二月子龍乞終養去與同邑夏允  
彝皆負重名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道  
為僧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質實仲南都失傍  
兵欲舉事事露被獲乘間投水死  
隍山澤間聞友人侯炯曾黃淳耀徐研等皆死乃賦  
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侯炯曾字預瞻嘉定人黃淳  
耀字蘊生嘉定人與弟淵耀同縊死徐研長洲人投  
虎邱塘下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陳子龍忠  
裕夏允彝侯炯曾黃淳  
耀淵耀徐研俱忠節

#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內官主之嗣後一盛于成化東廠西廠之設已不得稱純治再盛于正德谷大用等皆倚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啓逆璫魏忠賢幾危社稷廠衛之盛衰關世道之治亂故當時無不營而得之中官外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網之方即在密網之地作奸之事明係發奸之人前鑒不遠所宜深戒也疏入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州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畧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治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爪牙實為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昭雪慘酷等來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始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密告門飛誣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甚

欲清奸宄而奸宄愈多此緝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本無可殺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懷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厭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質實

袁彭年公

安人

發明

當時福邸舊奄漸皆用事大鉞之復召羣奄實贊之士英之慰留羣奄又贊之田成張執

中軍隱欲犯特朝政至厭衛緝事之設是顯然大肆奸邪矣明代當全盛之日瑾與忠賢濟惡岌岌乎已傾社稷況此南都殘局而復踵其故轍是不啻危卵而又累之以石也當日諸臣疏諫固不因除此一事有救于將亡之勢然非法慘刑差幸免其殘毒非有力爭者而煇虐又可勝道乎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應聞太平王至深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為王守至深言于王亦不聽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剗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

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勅同鄉欲用之勅大罵賊攢  
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  
外將殺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  
引卒不屈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  
副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劉士斗張孔教蜀府左長  
史鄭安民成都同知方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  
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勅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  
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梓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  
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  
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  
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質實濯錦橋在華陽縣  
南浣花溪在成都  
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質實  
西郭外又名花潭萬里橋在成都府南吳般錄諸葛  
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此故名蜀王蜀獻  
王椿九世孫龍文光雄容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諡忠節劉之勃寶雞人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忠烈張繼孟字伯功扶  
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鄭安民浙江人方堯相  
字紹虞黃岡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節愍  
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本  
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烈愍

###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宋紹興之立廟  
社議者且譏其  
不以恢復為心  
然猶不專為宮  
室求安計也福  
王江左偷安雖  
側席憂勤尚恐  
不能固民心而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  
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  
命于三日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  
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尅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  
母妃弟郅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  
用內監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九榻諸品物及宮殿  
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  
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

激士氣乃當強  
場日感汲汲以  
繕官殿構寶器  
為務與巢幕之  
謀何異况爾時  
府庫不允動需  
搜括以之給軍  
增壘且不免割  
肉醫瘡何況賞  
賜濫膺非擁立  
冒功之輩即斜  
封干進之徒取  
錫銖而用泥沙  
故實真全無心  
肝者矣

言皆  
不納  
質實  
高倬字枝  
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  
前寧夏巡撫樊一蘅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  
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  
朱壽圖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  
圖西行應熊等乃編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  
會師大舉命巡撫馬乾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  
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參將楊展  
等所攜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曹英連敗  
賊軍聲大震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  
雅則曹勛范文光松茂則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詣  
一蘅遂移駐納溪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趲期並進



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  
本朝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  
避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衛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  
各據地自擅一衛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衛遁山中遭疾卒蜀中將士俱盡  
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質實

樊一衡字君帶宜賓人米壽圖宛平人馬乾昆明人  
曾英福建人范文光內江人曹勛黎州參軍詹天顏

龍巖人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俱追諡忠節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  
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

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常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  
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  
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賊遣戍赦居南京以士  
英姻姪特起為河南巡撫老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  
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  
潛夫于士英竟調潛夫還而以凌駟代之  
質實  
以事  
夫時蕭應訓復南陽及秘陽舞陽桐栢遣子三傑獻  
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  
謁其杰其杰覲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詆為賊三  
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塞皆饒吹迎送其杰間  
過之諸塞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潛夫陳潛夫錢  
塘人後事魯王募兵江上紹興破偕妻孟氏妾孟氏  
投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諡忠節凌駟歙縣人

##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中使李國質實朱國昌臨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嫁娶一空質實安衛人

#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諡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諡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贈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武臣七人內臣一人婦人九人附祀者文臣七人武臣十五人內臣六人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鉉彭瑄輩特為賊拷死皆濫予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顧未邀贈卹他如御史馮垣登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掠死郎中李逢甲知縣鄒逢吉等亦皆拷掠或逼令縊死與鉉瑄輩並獲贈諡時南北阻絕

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  
善繼祠祀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  
岐推守蔡道憲並予贈諡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  
體仁得君行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  
其文忠之諡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  
維祺諸臣諡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  
質實正祀

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贈太傅諡文貞倪元璐贈少  
保吏部尚書諡文正李邦華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  
文王家彥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肅孟兆祥贈  
刑部尚書諡忠貞施邦曜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  
忠介凌義渠贈刑部尚書諡忠清吳麟徵贈兵部右  
侍郎諡忠節周鳳翔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馬世奇  
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劉理順贈詹事諡文正汪偉  
贈少詹事諡文烈申佳允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吳  
甘來贈太常寺卿諡忠節王章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陳純德贈太僕寺卿諡恭節陳良謨贈太僕寺卿諡

恭愍成德贈光祿寺卿諡忠毅許直贈太僕寺卿諡忠節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及大同巡撫衛景瑗諡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諡忠莊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諸生許琰贈五經博士按范景文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縊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諡忠莊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諡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諡貞愍左都督劉文耀諡忠果山西總兵官周遇吉諡忠武遼東總兵官吳襄諡忠莊內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諡忠愍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馬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妾時氏吳襄妻祖氏各建坊旌表附祀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鉉彭瑄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按孟章明徐有聲俞志虞徐標朱廷煥事具前顧鉉成都人彭瑄永昌人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

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  
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  
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  
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  
千戶李國祿按朱純臣顧肇迹鄧文明薛濂楊崇猷  
衛時春吳遵周方履泰事具前郭培民營國公英九  
世孫徐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宋裕德晟十世孫孫  
惟藩鏜八世孫王先通守仁曾孫張光燦興六世孫  
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  
國元按方正化事具前李鳳翔司禮秉筆太監高時  
明故司禮掌印太監褚憲章張國元皆提督諸監局  
太監並殉難而王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凡附祠  
者贈官賜諡各有差馮垣登新昌人謝于宣鄞縣人  
諡忠節鄭逢蘭李逢申俱贈太僕少卿鄒逢吉湖口  
人贈太僕寺丞孫承宗高陽人諡文忠劉祚武進  
人諡忠毅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

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銓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盡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文震孟諡文肅羅喻義諡文介姚希孟諡文毅呂維祺諡忠

節

發明

明福王于北都殉難諸臣槩予贈諡其意未嘗不欲表揚忠烈以激勵人心顧當擾亂荒

迷之際考核無憑一時為賊拷死者皆得濫廁卹典而實能臨危授命者轉有未及即其子應諡之人品隲亦多未允協名實未符詎足傳信我朝定鼎之初范景文諸人既加美諡近復奉

命于勝國殉節諸臣詳為蒐輯核實旌揚義烈無不闡

之幽奸污削濫膺之典夫而後尊名壹惠卓卓不刊書之史冊炳焉與日月争光其福王所諡持撫既畧廢貶未公特附錄于此以紀其事而于各貨

實下皆削而不載用以昭千秋論  
定之公祛一時虛誣之議云爾

#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  
其弟鴻達帥舟師駐鎮江防守  
降明為遊擊後陞參將署總兵  
弟鴻達為副總兵時  
以海利交通朝貴侵得大顯至是封南安伯我  
大清兵南下  
芝龍降

# 明以阮大鍼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鍼之召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  
遲四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伯柳祚昌薦起大鍼兵部  
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  
宗周疏言大鍼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



大中者魏璠大鉞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  
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卿必用廷推乃  
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未幾而大鉞司馬  
又繼之其為墨敕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  
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鉞  
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府已  
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  
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  
宰張捷也柳祚昌升八世孫

## 明免府州縣試

馬士英奏童生捐免府州縣考上戶納銀  
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竟赴院試從之

九月明黃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鬥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中得免方門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人皆歿遂訴于南京願與傑決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由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贖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  
勲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  
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阻阮大鍼進用益為所  
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  
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污巧猾之周延儒等  
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允光等所得勲臣則力  
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穉之李國禎等所得大將則統  
袴支離之倪寵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  
蔭陳啟新等後效亦可觀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  
對立談取官同登塲之戲劇下殿得意同羸勝之貶  
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  
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幙雀愧死無地終夜撫膺  
願乞骸骨歸鄉里疏入慰留士英大鍼滋不悅國弼  
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蔑忠臣李國禎為言交章攻

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鐸素無行士英啗以官使訐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鐸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誣蔑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王功安在爭論久之王亦不能斷

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

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質實僕曰廣以資號招聲桓敗曰廣投僕家池死  
池在新建縣西北僕家樓下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士楨萬安人

###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自稱草莽孤臣即痛陳時政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等深恨之茲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

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為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准而北歷河以南別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第一美政優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鑣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會京口軍亂士英以統鑣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晃錯之自為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畧傑良佐及黃得

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劫乘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則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曰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阻時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鍼方進用宗周復詣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勿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威晚駢闐矣讒夫昌言振路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勲有藐

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為一二元惡稱寃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罰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賊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



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狗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疏入亦但優旨報聞而已

#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日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但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閘標前鋒駐瓜州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

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曰得  
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  
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  
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  
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  
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  
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質實衛允文字祥  
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質實

衛允文字祥  
社韓城人

#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鍼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  
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陞吳孔嘉等十餘人及所善蔡  
奕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  
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鍼世讐又嘗首劾  
士英大鍼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至士英  
薦大鍼時光先爭不可大鍼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

光先間行走嶺巔質實虞廷陞嘉興人吳孔嘉欽縣  
腿騎索不得乃止人唐世濟烏程人袁宏勳慈

人

#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  
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為科  
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黃耳鼎給事中  
陸朗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  
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  
兩疏劾石麒並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  
力士英擬嚴旨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  
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  
中貴田成輩請囑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構之  
去明年南京破

大軍至浙江石廳方在城外曰吾大臣也  
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  
質實 徐石廳

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懿莊元辰  
縣人黃耳鼎蘄水人陸朗上元人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

### 軍務

明末北都當派賊猖獗時自捐軀矢節諸臣外有身污偽命者後聞賊已奔逃而南京監國復爾營營干進此等假息偷生若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凶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大鍼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類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陳名夏周鍾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

仍以傳聞異詞  
曲為寬貸即屬  
與于逆惡之尤  
然在馬阮儉邪  
即不惜以引類  
呼朋私行撻拔  
其于異己之輩  
又轉得借題報  
復以修睚眦舊  
隙即解學龍所  
定援書六等亦  
不無輕重失倫  
掛一漏萬之弊  
惟史可法論南  
北諸臣大義最  
為嚴切彼倖處

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樞言縉彥  
閣習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黜賊敗竄歸  
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昇賊臣士英等竟勿恤  
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  
變臣子皆當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  
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  
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  
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  
在北諸臣毛舉而繫繩之豈散秩閒曹轉重于南樞  
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污  
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計贖實  
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亦不能盡從也  
質實  
光時亨桐  
城人陳名  
夏溧陽人周  
鍾鏞從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南都空閒之局  
不知厚自刻責  
而于焦頭爛額  
之人反唇相詰  
甚至乘擁立之  
舉濫賞冒功憫  
然以為得計聞  
可法之言亦可  
以少愧矣

初阮大鍼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顧力  
言逆案不可翻大鍼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閭中言及  
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  
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  
林拒我耳宏圖因慙思之士英意解會宗周劾疏上  
大鍼宣言曰廣實從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  
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  
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宏圖既致仕無家  
可歸流寓會稽及南都質實高宏圖本朝乾隆  
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四十一年追諡忠直

### 明鳳陽地震

鳳陽祖陵

一日三震

###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至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元德催解軍前是時戶科給事中吳括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虛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訪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而咨朝政親近儒臣朝期勿更傳免而躬崇儉約省工作以寬民力慎爵賞以重名器無赦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酌量蠲賑根本之計莫急于此

疏入

賈寶吳迨長洲人王肇基即王坤崇禎時鎮守宣府發馬士英檄取公帑罪狀者也

# 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楊維垣為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鍼計朝政錯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鍼

結內奄取中旨竟特授張捷士英矜昭良久不知所  
以楊維垣亦力謀復官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  
都御史

我

# 大清兵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  
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瀋陽即知燕京物  
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  
于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何時得達  
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  
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而新  
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  
自成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



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陞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銳

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  
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

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  
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

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務聊慕

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

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

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

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

崇耳未嘗得罪于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為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  
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  
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  
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  
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  
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  
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  
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  
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  
急每有大事輒同策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  
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  
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

幼年即義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揚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音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

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仰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跼為勞書不盡意可法旋遣人答書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至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

書語也夫可法  
明臣也其不屈  
正也不戴其語  
不有失忠臣之  
心乎且其語不  
載則後世之人  
將不知其何所  
謂必有疑惡其  
語而去之者是  
大不可也因命  
儒臣物色之書  
市及藏書家則  
亦不可得復命  
索之于內閣冊  
庫乃始得焉卒  
讀一再惜可法

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社稷為重相與迎立今  
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  
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  
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  
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  
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吉廟  
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  
湧出桡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  
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而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  
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  
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  
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  
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  
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  
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

之孤忠嘆福王  
之不惠有如此  
臣而不能信用  
使權奸掣其肘  
而卒致淪亡也  
夫福王即信用  
可法其能守長  
江為南宋之偏  
安與否猶未可  
知何況燕雀處  
堂無深謀遠慮  
使兵頓餉竭忠  
臣流涕頓足而  
嘆無能為惟有  
一死以報國是  
不大可哀乎且

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  
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  
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  
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  
塵宋高續統是皆于國讐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  
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  
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  
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  
繼絕存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  
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  
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輿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可法書語初無詬詆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

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閹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搥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數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國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附會失之不經  
矣

金史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世

祖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我祖章皇帝特賜救王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諸臣當明國崇禎帝遭流寇之難陵闕煨宗社覆不遺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勦流賊西奔南方諸臣不行請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滅賊復讐而諸將各自擁兵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起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憤因命王充定國大將軍統師聲罪討江南王今承命一切機宜當與諸將同心協謀而行毋謂自智不聽人言毋恃兵強輕視敵眾仍嚴損探勿致疎虞如有抗拒不服者戮之傾心歸順者附之嚴禁兵將凡係歸順地方不許肆行搶掠務使人知朕以仁義定天下之意其行間將領功罪察實紀明彙奏如係小過即當處分至于護軍以下無論大小罪過俱與諸將商酌徑行處分王受茲重任當益殫忠猷用張捷伐立奏蕩平

#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又以江上兵寡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于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因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藉藉益謂繼咸與質實葉士彥良玉唱和脅制朝廷矣

質實  
葉士彥  
巢縣人

##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先是廟門告災至是陵災松柏皆燼



##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時王應熊督川湖軍事兵力弱不能討賊獻忠既陷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名成都曰西京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王應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王國麟注鼎鎮襄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為將軍并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剗剔死督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申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名草殺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集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檠數十下殿檠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剥人法皮未去而人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叙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又用法

移錦江涸而關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決堤  
江流名水藏曰無為後人有也當是時諸郡義兵並  
起猷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  
樹成拱云後二年猷忠盡焚成都宮室鏹其城率衆  
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  
逃會我

大清肅親王豪格統軍追勦猷忠兵至漢中進忠乞降  
乞為鄉導至藍亭界大霧猷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匍匐伏質實  
鹽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積薪下擒出斬之尹申宣州人吳宇英廣元人

本朝乾隆四十  
一年俱追謚忠節

明史可法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征高傑既赴徐州  
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

原計時諸將各分汎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要諸將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各文武築壘緣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頒討賊詔書大畧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闕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之膜外憶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巾恭謁孝陵則淚流滿面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耻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

聞而感憤且陛下心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錄臣于登極詔稿特將加恩一款刪除不意後來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乃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澄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閑典理萬不容已者亦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哉必刻意在雪耻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併于選兵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遠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容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諸鎮進戰可法每于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莫不感質實王家營在清河拉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質實

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

發明

當時偷安江左士英所恃者徒以有四鎮耳乃諸鎮位秩既崇遂巡江上而可法以一

枕戈泣血

號召同讐即其慷慨激烈之心諸鎮或

異其聲援

得助彼士英者當請餉不給當告警不

省飛章

以優旨報聞徒令將士束手夫以當日之

勢即中外

同心戮力尚難救已傾之社而乃意外

掣肘別具

肺腸其罪何可擢髮數可法

縱孤忠

獨抱而一木豈能支危厦哉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戎

大清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每次竊鎮聞報急遣總

兵

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圯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

鮮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飛章報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叙功稽算地耳時高傑亦抵徐州與劉澤清書曰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憚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一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質實楊士聰聞時王鐸乃請視師江北不許

## 明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 明逮治昌平巡撫何謙等

御史沈宸荃初疏陳時事皆切利病已論羣臣醜正  
黨邪請王卧薪嘗胆為雪恥報讐之計至是又言經  
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先帝拔  
為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擢  
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  
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  
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  
案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  
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  
巡撫邱祖德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彥釋  
勿問逮謙祖德付法司治之是時朝政大亂沈宸荃  
獨持正要人多嫉之明年以年例出為蘇松兵備僉  
事未赴南都破宸荃舉兵邑中魯王監國擢僉都  
御史已而事敗棄家從王于海外王次于長垣連擢  
至大學士從王于舟山又從泛海抵厦質實沈宸荃  
門金門最後熾舟南日山遭風沒于海

慈谿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何謙崑山人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

###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憤成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授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以十月十日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以肇慶府署為行宮遂號永厯以瞿式耜為東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呂大器亦至並命呂大器丁魁楚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及我

大兵克廣西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西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我

大清兵破肇慶攻梧州魁楚大器等俱棄去式耜同吳



炳吳貞毓等由榔乃復走桂林我

大兵又薄桂林式耜急令參將焦璉拒戰初由榔就執

璉率眾攀城破械出之負王以行王德之用為參將

至是戰守璉功最多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

苦援兵索餉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氏捐簪珥佐之後

城幾破會陳邦彥等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由榔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

後武岡破王由靖州走柳州繼仍還桂林是年由榔

以嚴起恒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朝政壞于

五虎起恒不能匡救徒植黨相牴牾順治五年當總兵

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由榔時駐肇慶府會永州衡

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處之

計不納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守湘潭城遣將徐勇引軍入

勇故騰蛟部將率眾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

擁之去不食七日乃殺之順治七年由榔又奔梧州

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  
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十月一青永祚  
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趨之則  
盡室逃一青等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  
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請式耜上馬速去式耜叱  
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是夕兩人秉燭危坐  
黎明數騎擁去諭之降不聽幽于民舍日賦詩倡和  
後就刑與敞同死式耜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  
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可望遣  
兵至南寧殺大學士嚴起恒等于順治九年孫可望  
還由榔于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  
與可望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被可望偵知之  
遣人至安隆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  
年定國至乃奉由榔至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  
十四年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為東

閣大學士初安之念川中諸鎮兵尚強欲結之勤王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柳許其請可望聞而惡之遣兵邀安之至是以爲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川東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其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六年我

大清遣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征南將軍卓布泰同

吳三桂議三路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桂陽入三桂自遵義入卓布泰自都勻入俱會師雲南省城多尼兵至盤江由柳遣將焚鐵索橋遁去我

大軍作浮橋以濟進擊大敗之三桂兵至七星關有兵

屯守險乃從水西間道渡關遂直趨烏撒卓布泰至盤江渡口由柳遣兵扼險沉船乃從下流十里取

所沉船乘夜潛師乃濟屯兵愴惶逃潰大敗之時定國全師據雙河口山頂卓布泰遣兵登山奪其形勝

定國以象陣來爭山

大兵又大敗之于是三路兵俱入雲南省城定國乃與

白文選擁由榔走永昌既而大兵遣前鋒進勦文選先拔營遁追及復迎戰隨擊敗

之我

大兵克永昌由榔及定國等又走騰越于是渡潞江追之分入墜衝擊定國敗克騰越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陘置茅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奔猛白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所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率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

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時定國與文選不睦定國先奔文選尚憑江倚險欲分兵拒我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乃奔茶山我定西將軍愛星阿別令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又使人請兵百人進蘭鳩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軍前偏師追及文選于猛養文選亦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時先後同盡節者吏部尚書李若星總督揭重熙貴州布政使張耀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瓚經畧兵部尚書李乾德大學士楊畏之兵部尚書傅作霖僉都史范文光詹天顏等大學士郭之彦兵部尚書楊鼎和總兵曹大錫兵部侍郎余應桂監軍御史周震巡撫張孝起馬乾龍之虬耿廷錄總督洪清鰲吏部侍郎王錫衮監軍御史麥而炫戶部郎中朱寶蓮太僕少卿霍子衡兵部主事韓如璜指揮白

常燦湘南道副使陳象明鎮西將軍朱旻如守脩孟  
秦吏部主事侯偉如虎賁將軍王興沅江土知府那  
嵩雲南參將徐日舜總兵蕭曠兵科給事中劉堯珍  
吳霖御史張載述刑科給事中張鑑兵科給事中林  
青陽都督鄭允元大理寺丞林鍾太僕少卿趙廣禹  
翰林檢討蔣乾昌李元開吏科給事中徐極御史周  
允吉朱議孺胡士端兵部郎中蔡演主事易士佳員  
外郎任斗壩御史李如月晉寧知府歐陽春師宗知  
州徐道興僉事胡恒戶部郎中譚先哲巡按御史朱  
奉鈞戶部主事鄭廷爵永寧知州曾異撰興寧知縣  
吳子麟天全硯門招討使楊明大理衛指揮使陳偵  
楚雄衛指揮王承憲大理衛守備陳海濶滄衛指揮  
李君桓思恩知府董邦昌崑山知縣楊永言臨安通  
判劉之蘭其餘遷徙流離終于殉難者尚有總督林  
佳鼎臨安教授譚三謨等而質實  
士民效死亦所在多有焉  
安隆所元普安路

明設守禦所今為貴州南籠府貴陽宋龍志元金筑  
明設程番府隸貴州後改名貴陽遵義宋為播州安  
撫司明初為宣慰司後改遵義府今皆因之雙河在  
雲南曲靖府南寧縣北三十里姚關在永昌府保山  
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明萬歷十一年灣甸導緬寇姚  
關十三年添守備駐之今省鎮康明置鎮康土州在  
永昌府南三百八十里今因之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宣吳炳宜興人王奔

靖州時令炳從王太子走為

大

兵所執送衡州自盡于湘山寺吳貞毓字元馨宜興

人以謀召定國遂為孫可望所殺本朝乾隆四十

一年俱追謚忠節焦璉字瑞亭宣府人南寧練兵後

自刎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陳邦彥順

德人復廣州不克入清遠及城破不降死本朝乾

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何騰蛟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忠誠張同敞江陵人居正之孫桂林敗執之就

刀顏色不變而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  
嚴起恒山陰人沐天波定遠人英十二世孫從由御  
入緬緬人刼之不屈受極刑死母陳氏妻焦氏先焚  
死至是妾夏氏亦繼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  
謚忠節李若星息縣人為御史討貴州有功桂王時  
召為尚書武岡破自刎死揭重熙臨州人屢率兵攻  
撫州卽武不克為

大兵襲執送建寧受戮張耀三元人孫可望攻貴州耀  
至定番州乘城拒守城陷不屈死並家屬十三人同  
死羅國璫嘉定州人孫可望攻曲靖城陷自焚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烈李乾德西充人經  
畧川湖雲貴等處孫可望陷嘉定乾德驅家人及弟  
赴水死楊畏知寶雞人為孫可望所執以憤擊可望  
為所殺傳作霖武陵人監軍至武岡城破不降同妾  
鄭氏投水死郭之奇揭陽人孫可望殺嚴起恒集鄉  
勇起義不克後執至廣西不屈死楊鼎和江安人以



阻封議孫可望追殺之曹大鎬貴池人江西破招亡卒往來廣信邵武明事敗不屈死余應桂都昌人以事奪職家居久之起兵敗于江右遂自盡周震全州人

大兵至諸將謀降不從為所殺張孝起吳江人初為廣州推官舉兵謀恢復不克後居龍門島

大兵破島不食死龍之虬永新人柳州城陷不屈死妻朱氏亦死耿廷錄臨安河西人孫可望陷河西赴水死洪涓鰲晉江人

大兵下荆湘不屈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建謚忠節王錫衮祿豐人沙定州之亂起義兵兵敗不屈死

麥而炫高明人

大兵克高明執之不降死朱寶蓮南海人與麥而炫復

高明

大兵至戰死霍子衡南海人廣州破赴井死韓如璜博

羅人起兵攻東莞遇

大兵戰死白常璩清遠人迎陳邦彥守城戰死陳象明

東莞人徵餉至梧州遇

大兵戰死朱旻如臨桂人堅守平樂城破自刎死孟康

全州人

大兵至全州守將降泰仰藥死侯偉如公安人從吳文炳遇

大兵至不降死王興漳州人

大兵平粵興自焚死那嵩沅江人

大兵至登樓自焚死徐日舜西安人為雲南參將城破

不屈死蕭曠武昌人

大兵破黎平戰死劉堯珍鎮雄府人吳霖歙縣人張載

述涇縣人俱以阻封為孫可望所殺張鎬寧國人林

青陽新寧人鄭允元歙縣人林鍾湖廣人趙賡禹袁

州人蔣乾昌晉江人李元開善化人徐極江西人周

允吉錢塘人朱議展南昌人胡士端進賢人蔡續九

江人易士佳廬陵人任斗墟鄞縣人俱事桂王奉命

圖孫可望事洩見殺李如月東莞人劾孫可望被殺

冷朝春石阡人孫可望遣李定國陷晉寧拒戰死徐  
道興滁州人孫可望遣李定國陷曲靖被脅死胡恒  
竟陵人孫可望陷印州不屈死譚先哲平霸衛人孫  
可望陷安順與妻劉氏同死朱奉錦華陽人禦孫可  
望于雅州兵敗死鄭延爵內江人拒孫可望于雅州  
陷陣死曾異撰營昌人孫可望寇永寧城陷自焚死  
吳子騏貴陽人孫可望攻貴州戰敗死楊之明里系  
無考拒孫可望于飛仙關兵敗死陳禎大理衛人沙  
賊陷城巷戰死王永憲楚雄衛人沙賊之亂中流矢  
死陳海大理人李居植永昌人俱死于沙賊之亂董  
邦昌楊永言俱昆明人劉之蘭平越人俱殉節于滇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烈愍林佳鼎蒲田人  
迎桂王率兵戰海口不勝死又彭耀等七十餘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節愍譚三謨昆陽人殉  
節雲南又李兆旗等四十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入祠

發明

明福王偏立江左使能免支歲月猶可比宋高宗之南渡若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道

跡闕滇不復成國正如宋帝昺帝昞流離瘴海殘喘苟延景炎祥興之不得書年律以春秋之例二

王亦如是矣乾隆四十年特奉

諭旨以二王自不等于福王故輯覽未經載入但二王

為明室宗支其始末雖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十有餘年事跡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又何如約舉大凡俾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正傳聞之訛異至如各為其主守節不屈殉難捐軀者與宋文天祥陸秀夫相仿佛則又當嘉其忠事之義

諭將二王本末撮叙梗槩並將死事諸臣亦為附載仰見我

皇上大公至正雖勝國餘分尚與核實不遺臣等謹依隨文附見之例于二王事既以類詮次而當時殉

節者並得登錄亦惟仰遵  
聖訓冀以傳信聞幽云爾

十二月我

#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  
國為絡聯河南計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  
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  
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  
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  
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  
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

然閭賊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  
赤壁三萬北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明命馬士英開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  
度荒酒漁色奄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  
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鍼嘗以  
烏絲闌寫已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  
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  
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宗楊連等而為劉  
廷元霍維華等訟寃乃命將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  
復令刪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  
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謚全者維華

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諡者徐大化等三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隸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贈卹有差袁宏勳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宣寢質實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

發明

馬士英之進三朝要典也特為用阮大鍼地耳時姜曰廣呂大器高宏圖等極力疏諫不

啻痛哭流涕言之而福王全不知省迨馬阮弄權遂借是為報復翻十七年之定案而復興大獄其追卹諸逆臣非卹諸臣也彼黨邪害正而逞其毒也幕巢餘景尚晏然自以為安從容為蠱惑傾諂之舉以快其私諸臣固不足深責顧福王擁殘局以偷安速滅亡而罔覺猶聽傾倒于權奸之手抑

又何耶

###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鍼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權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鍼訟冤修好矣大鍼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 明進練國事兵部尚書

初國事成廣西久之赦還福王立召為戶部左侍郎尋改兵部至是加尚書仍涖侍郎事

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牽引閹節久致沉淪爾時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溫體仁不諧頗冒清流之目迨南京起用即甘心獻媚權奸不惜抗疏貢諛辭寃修好是其平昔飾偽盜名祇以希



心柄用及一經  
蹉跌而熱中躁  
進更復不能自  
持卒之大鍼等  
伎刻相尋仍不  
免于列名羅織  
彼屈節以求容  
于宵小者亦徒

足自貽臭穢耳

#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我

大清

乙明福王由崧弘光  
酉元年是年五月我  
大清兵下江南明福王  
就執于蕪湖明亡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  
英掌文淵閣印克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  
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寢不  
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

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  
索酒殺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豆下之思先帝泣  
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逆  
語其故知府侯民清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令鼓  
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清意乃免質實任民清字時澤濟寧人

# 明定社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定議  
為爰書分別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  
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嶸然太僕少卿曹欽程  
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  
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食事楊王休檢  
討劉世芳十一人也其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  
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燾庶吉士周鍾兵部主  
事方允昌四人也其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院修撰

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  
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  
吉士何孚先少詹事項煜七人也其四等應成擬贖  
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  
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  
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鞏吏部員外郎郭  
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  
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通政司參議  
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中呂光龍  
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  
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  
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  
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桐八  
人也其留北都候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  
僕少卿張若麟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推吏部  
侍郎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金曰斯戴明說

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  
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  
孫襄十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  
庶吉士魯鼎吳爾璵史可程王自超白孚謙梁清標  
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頰劉廷宗吏  
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秦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  
員外郎鄒明陞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  
懋熊及王之牧王臯梅鶚姬珉朱國壽吳嵩孚二十  
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  
時敏論德衛孚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  
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正聲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  
姜荃林等十人也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  
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  
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至是學  
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  
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

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  
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  
大鉞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  
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  
遂削籍其後周鍾光時亨仍同周鑣雷縝祚並殺大  
鉞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發  
者充廣西邊衛軍第四以下俱為民永不叙用然學  
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  
實未嘗正質實李振聲米脂人喻上猷石首人黎志  
刑辟也陞華容人劉世芳膚施人方允昌浙

江人廖國遴長沙人原毓宗蒲城人王孫蕙無錫人  
梁兆陽番禺人王秉鑑扶風人陳羽白南靖人申芝  
芳嘉定人金汝礪仁和人方拱乾桐城人繆沅錢塘  
人呂兆龍金壇人傅振鐸金谿人方以智桐城人傅  
鼎銓臨川人張家玉東莞人潘同春餘姚人吳泰來  
新昌人張琦無錫人徐家麟鄞縣人何瑞徵信陽人

黨崇雅寶雞人熊文舉新建人葉初春湖口人金曰  
斯龍南人涂必泓南昌人薛所蘊孟縣人衛周祚曲  
沃人翁元益上海人魯臬山陰人史可程順天人王  
自超會稽人白孕謙涇縣人朱積華亭人吳之琦晉  
江人胡顯井研人朱國壽晉陽人時敏常熟人韓四  
維嵩縣人黃國珂南昌人施鳳儀嘉定人姜荃林都  
人陽

#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定國嘗上書詆傑  
為賊故傑素銜定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  
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遣巡撫趙其杰巡按陳潛夫同  
往睢州定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為屈服  
狀傑心輕定國遂欲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

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  
定國益疑無離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  
斫大呼其杰等急遁走傑醉卧未起衆擁至定國所  
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雖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  
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偽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  
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斫欲起為二妓所掣不得脫  
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  
定國遂走降于

大清軍傑為人淫毒楊氏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  
取意甚銳故時有惜之者黃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  
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質實曲從  
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直字

完初遼  
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鍼授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令傑子元爵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標下兵馬經畧開歸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質實衛允文傑同鄉陷城南還傑請為已監軍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大兵兩道追攝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巢連破走之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賊衆尚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尋為我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既而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畧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剥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為自成也我兵遺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

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西侯及自成二妾金印一  
又獲偽汝侯劉宗敏偽總兵左光先偽軍師宋獻策  
于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于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  
遁亡自成兄子過改名錦偕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  
降于總督何騰蛟時唐王立于閩賜錦名赤心封高  
氏忠義夫人號其軍曰忠貞營諱騰蛟麾下永明王  
時赤心封興國侯尋死

## 二月明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

命大鍼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鍼雖掌中  
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為  
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  
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  
其謬証如此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  
必大用半歲間遂超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

繼成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鉞索頭始給勅印  
諸白丁隸役輸重賄立躋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  
賤如狗都實實劉應賓沂水人  
督滿路走林翹江浦人

###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叔太子慈煥西走不知所終或傳  
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國弼  
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等入見武英殿面論  
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奇  
尉王昺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  
婦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  
兵馬司獄趙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鞠于午門皆具服  
亦下刑部徵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籍籍  
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黃得功抗疏爭之疏  
畧曰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

混然雷同者竊恐在廷諸臣諂媚者多抗顏者少即  
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  
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絕奸謀又傳諭穆虎若非  
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主使附逆實繁有徒  
著法司窮治益士英意在姜曰廣輩也左良玉亦疏  
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之來實有符驗  
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懼大體明知窮究並無別情  
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  
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  
理也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江督袁繼咸亦疏言  
太子真偽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  
妨從容審慮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湖  
撫何騰蛟亦力奏北來太子不可殺謂太子到南向  
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  
既之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  
無一人確認此事聞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時以

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質實劉正宗安邱人王曷  
將審明節畧各諭之而已高陽人尚稱宗女延

慶公主高夢箕河間人

#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  
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  
以前巡撫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  
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繫未協輿論  
懇求曲全兩朝彛倫毋貽天下質實童氏福王為郡  
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王時娶妃黃氏  
卒及為世子娶妃李氏以洛陽陷遇害童氏周府宮  
人逃難至尉氏縣依福王子旅邸生一子已六歲福  
王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童氏亦各逃散太妃自河  
南來陳潛夫奏妃尚在福王不召至是自越其杰所

諸宮弗納劉良佐言童氏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豈敢自詣宜迎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護送皇子來京不聽下童氏錦衣衛獄獄中細書相遇月日及睢州情事甚悉付掌衛馮可宗呈覽棄不視可宗辭審福王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斃之獄中

我

#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伊

閘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偃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從

子潤生死之南陽副質實虎牢關開封府汜水縣西將李好降河南悉定龍門關河南府伊水北即

關伊

#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黃澍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眾以報已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竊見逆賊馬士英無日不間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於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人人必欲快食其肉臣恐百萬之眾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

棄耳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為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自賊臣竊柄以來膏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語如趙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賊污絞犯不數月而黃緣僕少袁洪與張道潛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例復原官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難書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鍼為添設尚書各操重柄以為呼應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妓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巨測罪不容于死者五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



威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  
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  
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煅鍊周內株連  
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  
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罪不容于死  
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  
陛下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  
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  
也率土碎心號痛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授受分明  
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拏定不畏天道  
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  
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為四海謳歌訟獄所歸  
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  
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  
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  
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

方用行公憤臣等東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  
切以聞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  
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鍼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  
趙上江堵禦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  
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  
人劫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刎良玉奇將  
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  
則漢前將軍閔侯廟前也家人懷印亦至相視大驚  
覓漁舟忽不見人謂  
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鏞山  
東按察司僉事雷縉祚

先是馬士英以鏞縉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為姜曰廣  
私黨今朱統鉞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降賊賊敗

鍾時亨竄歸南京逮下獄士英復言二人從逆罪應族誅請以鍾從兄鑣從坐阮大鍼亦與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王愴等連疏詆鑣續祚至比續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續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質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續祚自盡

實

羅萬爵  
蕪湖人

#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清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福王謂上游急則赴上游赴兵急則赴赴兵可法以為上游不過除君側之惡

原不敢為難若

大清兵一至則南都不保乃移書士英懇其遣將添兵

而士英惟以左兵為急時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亦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質實姚思孝歙縣人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

#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報為疏駐軍侯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納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而良玉已疾篤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進拒夢庚于銅陵

破之解其圍阮大鍼等曰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  
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  
平一意防禦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過天星感良  
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  
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詎曰若此則反不  
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  
索輕騎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  
絕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  
偕黃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杜行亦不屈  
死質實素繼咸字季通臨侯其別號也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忠毅張亮內江人本朝乾隆

隆四十一年  
追謚忠節

我

# 大清兵克泗州

我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等領軍自歸德府起行  
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州  
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我豫親王遣將  
率師至揚州城北獲舡百餘艘是日

大兵拒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又至揚州城南獲舡二百  
餘艘于是

大兵遂薄揚州城下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

死之

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稱兵名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貽俄聞盱眙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許定國兵將至臧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白洋河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先是我

大清兵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執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及我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劉肇基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及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

衆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  
皆死衛允文及在籍侍郎張伯鯨運使楊振熙知府  
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吳  
道正縣丞王志端副總兵樓挺汪應龍李豫叅將陶  
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先王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中  
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及幕客盧渭歸昭等皆  
死之員外郎何剛庶吉士吳爾勳皆參可法軍事城  
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續王  
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  
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  
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  
我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按史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  
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揚州郭外之  
梅花質實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  
嶺山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



下流也史可法  
為修墓葺祠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正並

御題其畫像詩刻石祠中劉肇基贛榆人侯方巖里系  
無考乙邦才青州人戰敗自刎死馬應魁字首卿貴  
池人巷戰死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屯徐州聞揚州  
城被圍馳救城破欲擁史可法出城格鬥死汪思誠  
城破殉節死衛允文赴水死張伯鯨江都人與當事  
分守城城破自縊死楊振熙臨海人城破殉節死任  
民育城破着緋衣安坐堂上就殺闔門赴井死曲從  
直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不屈死王績爵鄞縣人城破  
殉節死周志畏城破闔門俱死羅伏龍新喻人代周  
志畏城破殉節死吳道正餘姚人王志端孝豐人城  
破俱殉節死樓挺汪應龍李豫陶國祚許謹馮國用  
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李大中孫開忠姚懷龍解學曾  
里系俱無考諸人從史可法守城城破巷戰死盧渭  
字渭生長洲人在史可法幕投水死歸昭崑山人在

可法幕守西門城破亦殉節死何剛字慤人上海人  
吳爾璵崇德人俱投井死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纘  
戴之藩俱揚州人城破殉節死陳天拔陸愉張有德  
馮應昌徐某俱揚州人城破殉節死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追謚劉肇基忠烈張伯鯨任民育何剛俱忠  
節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曲從直周志渭樓挺江應  
龍李豫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李  
大忠孫開忠姚懷龍解學曾俱烈愍羅伏龍吳道正  
王志端楊振熙汪思誠侯方巖王纘爵俱節愍盧渭  
歸昭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纘戴之藩陳天拔陸愉  
張有德馮應昌  
徐某俱入祠

## 五月我

## 大清兵渡江

是月丙戌日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州副使楊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巡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

為獲勝也日奏捷已丑夜我

大清兵乘霧潛濟陸續引渡又留舟師北岸敵至則以

礮夾攻之及迫南岸明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感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及文驄俱走蘇州鴻

逵等縱兵大

掠遁還閩中

質實

霍達長

安人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走奔還南京大震福王猶酣宴至夜半跨馬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関遁馬士英以黔

兵四百人為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徽擁王之明立之時黃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柰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出戰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時馬士英走浙江道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為母妃行宮未幾阮大鍼亦自上江逃至及

大兵平杭州士英欲謁魯王魯王諸臣力拒之士英與大鍼俱走嚴州方國安營國安士英同鄉也大鍼在營拔髯指掌日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則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鍼而已居惡名頗以為恨已而我

大兵擊敗士英國安士英國安帥眾渡錢塘又窺杭州大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

以罪大不許明年我

大兵剿湖賊獲士英即誅之大鍼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僊仆石上死。或曰：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鉞國恩先後降，後得士英、大鉞。國安請唐王出關，為內應，疏遂並斬。士英國安于延平城，大鉞自觸石死。仍戮屍云：福王母妃鄒氏被士英挾至浙江，後有福王妃兄黃調鼎迎質實。黃調鼎王母妃養于洛數年，鄒乃卒，調鼎葬之。質實，福王時官左都督趙景和錢塘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節愍。

我

#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址，明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勳戚則魏國公徐州爵駙馬齊贊元、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興平伯高傑子

元照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豫親王奏

聞我

世祖章皇帝以既平河朔旋定江南

詔行祭告大赦事而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尚書高倬行人司行人陸培

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底察殉

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戶部郎中劉成治戶

部主事吳嘉允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陳于

階青陽知縣龐昌允南昌知縣劉曙等其諸生布衣

死者則又有文秉吳可箕

**質實**

徐州爵宏基之子齊

金璽馬純仁陳士達等

贊元尚光宗女遂平

公主高倬忠州人為御史有聲福王時議裁冗員不

納南都破投繯死陸培錢塘人奉使歸值南京破以

繩授二僕就縊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

節黃端伯新城人南都破令降不屈死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烈愍劉成治漢陽人南都破趙之龍  
將降封戶部庫成治手搏之還寓自縊死吳嘉允華  
亭人奉使出都聞城破謁方孝孺祠自縊死龔廷祥  
無錫人南都破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陳于階上  
海人以史可法薦為博士南都破自縊死龐昌允西  
充人南都破走九華山謀舉兵事洩殉節死劉曙長  
洲人由進士授官未行南都破殉節死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文乘吳縣人震孟子南都破  
殉節死吳可箕休寧人南都破自縊雞鳴山黃金璽  
江寧人謀募兵守禦南都破扼吭死馬純仁六合人  
南都既下六合歸附題橋柱抱石沉死陳士達上元  
人南都破殉節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入祠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刼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

# 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遂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復走蕪湖我大兵趨擊之福王登舟欲渡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自經死總兵翁之琪亦投江死田宏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司以應天府為江寧府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我豫親王遣貝勒博洛等統兵趨浙江持檄招撫閏六月

太兵至杭州敵兵分兩路拒戰擊敗之乘夜渡錢塘江



逃竄我

大兵追至江岸駐營敵兵見之以為江潮朝夕有信江岸之營必皆被淹而江潮連日不至閩郡驚為神助明潞王朱常淦遂率眾開門納款浙江悉平時閩賊李自成既遁英親王阿濟格率兵追勦自成走死肅親王豪格勦擊流賊張獻忠屢經敗竄尋射殪之餘賊並陸續掃蕩其福建江西湖廣四川兩廣貴州雲南各省我

大清以次平定海

質實

黃得功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宇咸歸一統矣

追謚忠桓翁

之琪錢塘人

本

朝乾隆四十一年

追謚忠節

發明

明季自流賊禍熾莊烈殉社稷太子二王不知所終其正統己失矣福王擁立江左使稍

能奮志有為或如宋高南渡延明祚于一線乃政歸馬阮四鎮交訐不亡何待唐王擅權于芝龍桂

王勢敗于五虎流賊竄走旋抵感亡益復何足比數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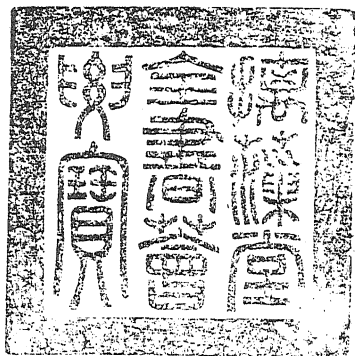
大清應運而興江南既下九宇蕩平一時親臣盡臣同心戮力肇立丕基溯自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四月定北都以來久垂大一統之盛

皇上權衡百代以明福王比建炎之例于蕪湖就執始書明亡存勝國之餘分益以彰怙冒之無外

聖朝勲德遠邁千古矣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十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周鋹

鑒錄監生臣劉鋹

財團  
法人  
佛陀  
教育  
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